

UP^{THE} STAIRS

向上的台阶

周大新
著

向上的台阶

UPTM
STAIR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上的台阶 / 周大新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04-6134-8

I. ①向… II. ①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8660号

向上的台阶

周大新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陈新文 谢迪南 任勇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1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8.5

ISBN 978-7-5404-6134-8

定价: 25.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向上的台阶

1

廖老七从儿子怀宝三岁起，就开始教他识字。这是廖家的规矩，孩子从三岁始就要“学写”，这倒不是因为廖家是书香门第有这种家教传统，实在是因为这是谋生的需要。廖家的祖产除去三间草房和几床破被，就是一方砚台和几管毛笔，此外再无别的。廖家几辈子都是靠在街上代人写点柬帖状纸为生，作为廖家的长子，不识字怎么能行？

这小怀宝倒也聪明，四岁时就能把“上下左右天地大小金木水火”等字，用他爹那杆狼毫毛笔在老刀牌香烟纸上写了，而且写得很有几分样子。七岁时，便已能用小楷抄完《论语》。九岁时，小怀宝已把常用的柬帖

格式全都学会。这时，廖老七出摊时，便把儿子带上，老七在前边一肩挂着那个装有笔墨纸砚的小木箱，一肩扛着那个窄窄的条桌走；小怀宝则抱着一条歪七扭八的长条凳在后边紧跟。父子俩到了小镇邮局门口，先将桌凳摆好，后把笔墨纸砚放开，再把托放在邮局门后那个写有“代写柬帖对联一应文书廖”的布幌在桌后的墙缝里插好，父子俩便在桌后坐了。小怀宝就开始研墨，用长条的墨块在大石砚上一圈圈旋转，不一会儿就有乌亮沁香的墨汁在砚里洒出来。这时老七就叫一声：宝，行了。小怀宝也就住手，坐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爹写，同时用手指在自己的腿上跟着照样描画，偶尔也帮爹挪挪纸。若是信封需要封上的，怀宝便伸出细细的手指，从一个瓶里抹些娘用高粱面打成的糨糊，小心翼翼地按爹交代的方法把信封粘好。遇到一些简单的请帖，如“请过重阳节”和“订婚请媒人”一类的帖子，廖老七便放下笔，手捋着下巴上的短须说：宝儿，你来！父子俩就互换位置，小怀宝拈笔蘸墨，先问一声来人姓啥名谁所请何人，而后小嘴巴一鼓，低首便在信封和信纸上写：

大红叶冯老先生阁下

谨择十四日寒舍丁宅订婚洁治嘉筵

恭雅

冰驾

光临

丁振西鞠躬

上
乞

郑德忠老夫子

文几

十七日登高奠觞

候

光

梁洪生鞠躬

小怀宝每次写完，桌旁站的人看了，都要说声：
好！怀宝这时脸就羞得通红。遇到来求写帖写联的人，

不是立等就要的，廖老七就一边忙一边嘱怀宝：宝儿，把这位大叔要写的东西记下来！怀宝就摸出一个用旧纸装订的本子，把来人要写的内容和写讫的日期一一记下，而后收下润笔费。

润笔费不高。有时父子俩一天不停地写下来，所得的钱扣去纸墨费用，只够买二升包谷，够全家人吃两天。当然也有好的时候，逢到急等寄信的人或慷慨而稍有钱的顾客，父子俩的中午饭就常由人家买来，或是几个烧饼或是两碗面条，这就省下一小笔饭钱。还有更好的时候，那就是大户们的“请写”，也就是富户们家里有事时把廖老七和儿子请到家里写字每逢这时，所得润笔费就比平日多出许多，而且父子俩可以饱饱地吃几顿。但是，这样的好机会不多，怀宝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十一岁那年到镇南头有两顷地的富户裴仲公的家里写字，整整写了三天，三天里顿顿可以吃到白馍、豆芽和猪肉，而且写完后整整得到了三斗包谷，使全家人吃了许多日子。更重要的是，他就在那次认识了裴仲公的小女儿姁姁。

那是怀宝第一次走进富人家里，真是开了眼界，第一次知道人竟可以住这么宽敞的屋子。裴家有三进院子，前院住的都是长工佣人，中院住着裴仲公和夫人，后院住的是裴家老人和孩子，光是两个女佣住的那间屋子，就比他全家住的房子宽出一倍。写字桌就摆在两个女佣的房里。那次是裴仲公为大女儿举办婚礼请客，裴家的亲戚朋友真多，不说对联，光各式请帖就有几百封。怀宝那时已可正式执笔，父子俩一人一桌一砚，不停地写，不停地封，当然，中间，廖老七也暗示怀宝放慢点速度，以免少吃几顿饱饭。怀宝记得，在他们到裴家写字的第二天后晌，他正按爹给他的《婚娶喜联选》往红纸上写着：“鸳妆并倚人如玉，燕婉同歌韵似琴”“缘种百年双璧白，姻牵千里寸丝红”，忽听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响进屋来。怀宝停笔抬头，只见一个穿粉红绣花衣裳的俊俏小姑娘正站在桌前，歪了头看他写好晾放在地上的喜联，边看边小声念着。念毕，抬头瞪了漆亮的眸子问：你们这是为我姐姐出嫁写的吗？廖老七这时认出这小姑娘是裴仲公的掌上明珠——小闺女姁姁，忙起

身答：是的，小姐！那姁姁这时就又说：给我也写一副好吗？你呀？廖老七笑了，还早哪。我是女的，也是要出嫁的呀，为什么不给我写？姁姁依旧坚持。好，好，给你也写一副。怀宝，你给姁姁也写一副！廖老七呵呵地笑了。怀宝就按爹的话，看一眼那《婚娶喜联选》，为姁姁写了一副：双飞不羨关雎鸟，并蒂还生连理枝。姁姁嫌一副太少，怀宝就又照着那喜联选上的顺序写了：且看淑女成人妇，从此奇男已丈夫。怀宝刚写完，那姁姁就高兴地提着两副喜联跑出了门。

这是怀宝第一次见到姁姁。姁姁给他的小脑袋里留下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印象。不过，仅仅是一个很淡的印象，没过几天，他就把她和那两副喜联忘了。他根本不曾料到，姁姁今后还会介入他的生活。多年后，当他回忆旧事重想起那两副喜联时，他才意识到，那第二副喜联选得不当。

怀宝十二岁那年冬天，一直卧病在床的廖老七的爹也就是怀宝的爷爷去世了。这个为人写了一辈子字的老人是在傍黑掌灯时分咽气的，像所有知道自己要远走西

天的老人一样，枯瘦如柴的怀宝爷爷在咽气之前，也要把自己在人世上弄明白的最重要的道理留给后代，他那刻望着儿子、孙子断断续续地叮嘱：不能总写字……要想法子做官……人世上做啥都不如做官……人只要做了官……世上的福就都能享了……就会有……名誉……房子……女人……钱财……官人都识字，识字该做官，咱写字与做官只差一步……要想法子做官……官……

廖老七和怀宝那阵子都含泪连连点头。

仿佛要证明老人的遗嘱正确，第二年廖家就被一场官司推入到灾难之中。官司的起因很简单，镇公所所长新娶一妾，让廖老七给写喜联，廖老七写的是：好鸟双栖嘉鱼比目，仙葩并蒂瑞木交枝。廖老七写罢喜联，又紧忙为另一丧家写挽联，喜联和挽联放在一处。也是不巧，所长派人来取喜联时，廖老七和怀宝都不在家，派来的人不愿久等，就问怀宝娘哪一副是给所长家写的。怀宝娘不识字，就顺手指了摊放在那儿的对联说：你自己拿吧。不想那人也不识字，而且多少还有些呆，胡乱动手挑了一副八个字的对联就走，回去就贴，岂不知那

是一副挽联，上边写的是：绣阁花残悲随鹤泪，妆台月冷梦觉鹃啼。所长一看就叫了起来，说这是故意毁人名声和家庭，当即告到了县法院。廖老七再三出庭辩解，法院仍判廖家赔款三十块大洋。可怜廖老七四处喊冤，终因原告是镇公所所长而未得改判。廖家只好卖了两间房子把款赔上。廖老七因此气病在床，整整躺了一年。廖老七病好起床时含泪对儿子怀宝叹道：还是你爷爷说得对，只要有一点门路就去当官，这世道只有当了官才能不受欺负……

怀宝当时听了也不过是苦笑一笑，心想谁会让咱去当官？他那时根本没有料到，一个巨大的变动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一个重要的机会正向他快步走来！

2

他们知道那个变化的发生是在怀宝十七岁那年的一个午后。当时，怀宝和他爹仍在镇街的邮局门口摆摊写字，怀宝那会儿正为一个哭哭啼啼的妇女写一状文，状

告东唐村的村长。怀宝刚写一句：“尊敬的橙州国民法院院长阁下”，忽听镇北响起一阵枪声，枪声中伴着汽车引擎响。眨眼之间，一长溜汽车便驶到了镇街北口，车上满是穿黄衣的国军士兵。父子俩见状慌忙搬桌拿凳躲进了邮局。两人隔窗看到，汽车队过去之后，是马队；马队过去之后是步兵；步兵过去之后是伤兵担架队，队伍松松垮垮吵吵嚷嚷却又走得十分急迫。人车马整整过了一天，他们父子躲在邮局一天没敢出门回家吃饭。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知道，国民党第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王凌云放弃了南阳城防率兵逃往襄阳，这整个豫西南已成了共产党的天下。第三天，他们看到一队穿便衣的挎枪的人来到街上贴一张毛笔写的公告，公告上写着自即日起柳镇回归人民手中，镇上店铺商号尽可以放心开张营业等等，末尾署名是柳镇工作队队长戴化章。十七岁的怀宝胆胆怯怯趋前看了那张公告后回家只给爹说了一句：那毛笔字写得太赖！

镇上店铺开始营业，怀宝家的摊子也照样摆了出去。摆出去的那个上午他们在写字桌前刚坐下不久，就

看见三个挎枪的共产党人向他们走来，为首的一个膀宽腰粗二十六七岁，斜挂着的匣枪在屁股上一晃一动极是威风。父子俩第一次见共产党不免有些慌张，离老远就站起来点头哈腰打着招呼：老总好！不要叫老总，要叫同志！为首的那个走上前来朗声笑道，与此同时伸手摸了摸怀宝的头说：小伙子，你的毛笔字写得挺好嘛！边说边拈起一张怀宝正写的帖子放眼前看着。这时候怀宝闻见了从三个人身上飘过来的汗酸味和刚吃了蒸红薯的那股甜味儿。这熟悉的味儿让他对这些人的胆怯消去了许多，于是就开口说了一句：你们要是有什么写活叫我干我可以帮忙！是吗？那为首的习惯地摸了一下屁股后的匣枪，饶有兴趣地看着怀宝，同时把手中捏着的帖子递给同来的那两个人说：你们看看这字！那两个人看了一阵之后差不多同时点头说：队长，是不孬！怀宝这时才明白眼前站着的是共产党工作队的队长戴化章。你们家有几间房子、几亩土地？戴化章忽然转向廖老七问。回老总，地没一分，只有一间草房。廖老七毕恭毕敬地答。哦，这么说是属于城镇贫民。戴队长转向他的两个

队员点头，然后就拍了拍怀宝的肩头说：小伙子，我们是一个阶级，愿不愿出来跟我们一起干？怀宝被“阶级”两字弄得有些茫然，问：干啥子？就是来镇政府干呀！我们正在筹建柳镇人民政府，正缺人才，你来当个文书，如何？戴队长又摸了摸怀宝的光头，动作中带着亲密和信任。不，不能呀，老总，廖老七慌了，全家人还指望他挣钱糊口哩！戴化章哈哈笑道：你以为当文书就不能挣钱糊口了？共产党能叫人饿死？你知道镇政府的文书是什么？用一句旧话，就是官！懂么大伯？

“官”！

这最后一句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字的含义。廖老七和怀宝自然更懂，听懂了之后他们又有些吃惊：共产党的官就这样好当？

愿不愿干，小伙子？那戴队长又拍了拍怀宝的肩膀，有一种即刻要走的意思。

愿！怀宝尽管心中还有疑虑，但答得十分干脆，一种要改变自己穷困生活的潜在愿望使他本能地觉得，不应该丢掉这个机会。

那好，明儿上午你去镇公所找我！戴化章摸了摸匣枪就转身走了。

答得对！廖老七对儿子的表现很是满意，只要是官我们都当！

怀宝那刻扯了扯自己的耳朵，他对自己这选择是吉是凶是福是祸还心中无底。许多年后当他回望这一天时，他才明白这其实是他命运的转机，他能抓住这个机会并不是凭他的智慧、知识和对局势的分析，他凭的是本能！

有时对本能做出的选择也不能看轻！

3

新政府正急需用人，廖怀宝不仅识字而且字写得漂亮，就被看成了宝贝，他去见戴化章的当天，就被任命成柳镇人民政府的文书。

文书这个官当起来并不是太难，怀宝很快就胜任有余，无非是抄抄报表、发发通知、写写布告，一点也觉